



日本外史拾遺

二

共十三

特別  
U5  
6978  
3



特種

門 05  
號 6978  
卷 3

日本外史拾遺卷二



江都岡部英晚香

贈沈南欵畫師 有序

吳興沈南欵畫名藉甚雍正間日本國王持  
倭牌聘往居其國三年授弟子若干於病辭  
歸國王况施累萬同舟人受簿錄之累南欵  
傾所有以償至家竟不名一錢

東陽隱侯畫業好聲名太犬九州小片紙能開異國  
春鶴書遠賁東夷島東夷之國日太強晉唐書  
畫多收藏倭人字乞蕭夫子行賈詩歌白侍郎



昭和二十九年  
五月十日  
購求

將軍重幣聘高賢，高士乘舟去若仙。眼驚紅日初  
生處，畫到中華以外天。吹下三千里行盡魚頭見魚  
尾，斫取扶桑作管城。揮毫更進羊皮紙，紫貝千雙  
國主恩。鮫珠斛門生禮，蠅點扇風墨未乾。方諸拾  
淚寫牛欄，奇花增入宣和譜。怪石帶橫粉本看三  
年重，以還鄉夢伴僑儒。歌相送金壓蕭雲行  
李，犀船因陸羅。歸裝重同舟人欠，永衡錢羽化銀杯。  
意澹然无振，万金揮手盡長康。厨内空雲烟還家  
身世兩蕭條，流落江湖酒一瓢。遊子青衫餘兩袖，畫  
師白髮老三朝。人生真境何偏仄，盛名坎壈如一轍。但

使文傳黑水碑，矣須家住黃金穴。春來日日島船通，  
猶道夷王遣問荅。七十二島依然在，只隔人間海一重。  
袁枚小倉山房詩抄卷十三

丹青引贈家南欵

我家南欵翁，寫生入奇妙。飛潛動植通，出雲磅礴  
解衣每騰翹。胸中有主券，無人筆欲到。鬼神先到斯  
須擲筆圖已完，自寫其天氣。淵浩涵堂觀者動，顏色  
色謂是人工。斂天造聲名，及區及流播。海島中日  
本之國東，後東君長遣使書幣通。仙舟破浪如行空，  
設館授餐禮教隆。眼看扶桑之枝挂，紅日手寫中華

以外坵誰荒幻之夷風三年頓作還鄉夢萬里行如  
騎白鳳鮫珠火齊堆滿盤赤服紛纒拜而送歸  
途屢遇顛連人急人患難如抱痛黃金散盡何須  
來陸賈之裝以缺空妻孥相見各歡然依舊席  
門守茲封南嶽萬歲月深作畫不覺霜毛侵前身  
贈我九獅之圖柏鹿卷寓言善頌還善箴我生結習  
耽龍吟占尼老年死同一心翰尼懷抱帶悟安得  
刺船從尾至海上看尼浪墨縵海相於更聽成連琴  
沈德潛歸愚詩鈔錄

戈氏洋松歌 主人南屏有詩

戈氏庭前海雲聚下有東洋一松樹寸寸節節生橫  
枝翠潤疑承雨初澍島酋移上延虫入船萬里天風  
鬼神助途長物少價直昂得者快如得玉璫衆為主  
人言中邦罕此奇秀株岳林叢松久焦枯泰山五大夫松  
安在子岷眉頂上萬年不長之松存畫圖此松搏桑  
旭日帶照耀根堅幹挺珍中都我名主人言所見短  
而茂大夏得觀未掛眼擗山之半萬樹杉九株雄長  
如群龍兩人合抱未能抱中正直上凌蒼空乃至首寸  
以歌泐巖石以似九老思日幾之實天工叶舉九方今  
所教徧空海日本漸被天之東倫帝文物一愛往福

首四草木五長中華風主人闡言開拓心骨洋松竊  
比揚山樹何翅江黃仰視荆楚頽乾鞭弭相追從  
同上

韻案日本外史已載歸君詩鈔餘集  
而已上二則不及收之蓋偶然遺逸耳

七經孟子考文補遺二百九十九卷 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原本題西條掌書記山井昆撰東都講堂物觀校  
勘詳其序文甚詳其先為考文而觀補其遺也二人  
皆不知何許人驗其版式紙色甚覺日本國所刊凡易  
十卷書云一卷附古文考一卷詩二十卷左傳六十卷

禮記六十三卷論語十卷孝經一卷孟子十卷別孟子  
於七經之外者考日本自唐始通中國始用唐制與前  
有凡例稱其國足利學有宋版五經正義一通又有古  
文周易三通墨例一通毛詩二通皇侃論語義疏一通  
古文孝經一通孟子一通又有足利本禮記一通周易  
論語孟子各一通又有正德嘉靖萬曆崇禎十三經註  
疏本崇禎本即汲古閣本也其例首經次註次疏次  
釋又專以汲古本為主而以諸本考其異同凡有五  
目曰考異曰補遺曰補脫曰謹案曰存舊按所稱古本為  
唐以前博士所傳足利本乃其國足利學印行活字版本

皆善可考信書中所稱宋版五經正義今以毛氏西古  
經正誤及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所引宋本參校尚  
書益稷篇註粉若粟米六經正誤引紹興本作粟  
米監本似粟水興國軍本似粟米今汲古閣本似粟  
冰而此書不引粟米粟米二條毛詩鴝鵒章不尾  
備之經傳沿革例引監本蜀本越本似備之今汲古  
閣似備之而此書不引備之一條生民章箋訂謂張石鳴呼  
經傳沿革例引余仁仲本鳴作鳴今汲古閣本似鳴而  
是書不引鳴字一條春秋左氏傳隱元年老老老老云  
經正誤引澤本老毛似老今汲古閣本似老毛而此書不引

老字一條竟三十一年大厲不成六經正誤引臨川本天  
作天今汲古閣本似天而此書不引天字一條禮記曲禮二  
名不偏譯經傳沿革例引蜀大字本興國本偏作編  
今汲古閣本似偏而此書不引編字一條卷与毛岳兩  
家所稱宋本不時不知所據宋本定出誰氏然如周易不  
過九上註不為黃主此書引宋版黃作黃与六經正誤所  
引善本舍又春秋傳昭十二年昔我先王熊繹与呂級  
此書引宋本懷堂本級作級与六經正誤所引興國本  
舍昭二十七年註不佞獻王此書引宋版王作玉与六經正  
誤所引臨川本舍信三十一年注滴水滌陽東過魯之

西此書引宋永懷堂本榮仲榮與經傳沿革例所據之  
善本合信二十三年懷且安實敗名此書引宋永懷  
堂本其作與經傳沿革例所引監本蜀本及諸善本  
合禮記曾子問註則亦不哭而致事此書引宋版則以周  
喪服小記彌無象文不編此書謂編乃經字之誤皆與  
經傳沿革例所引與國本合考經傳沿革例所載宋版  
二十一種多不附釋文其附釋文者獨有建本及蜀中  
大字本此書載宋版毛詩左傳獨附釋文則或為建  
本及蜀中大字本歟又見新編是利本統括古今而所  
引古本如尚書之彛典注云使各陳進治理之言古理作

禮而六經正誤所引監本亦云理作禮則知古本亦多稱  
也至所正釋文錯誤多稱元文不知元文為何本今以  
通志堂所利考之一一皆合蓋後本未出以前其書已傳  
入彼國矣歐陽修作日本刀認曰往福行的書未林久遠書  
頁今尚存今考此書所列尚書與中國之本無異又  
明豐坊偽造諸經皆祿海外之本今考此書與坊本亦  
無一同是亦足釋千古之疑也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卷三十三經部五經總

義類

### 豐坊古書世學

日本所刻七經孟子考文其書為中國所佚者惟於安

國若經傳皇侃論語義疏而若經傳山井鼎等又自  
言其偽至其尚書則一一與中國注疏本同不過字句偶  
異耳然則朝鮮本後國本者何自表哉是又不待証  
以篇章字句而後知其妄也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卷十三經部書類

古文孝經孔氏傳一卷附宋本古文孝經一卷

光祿寺卿陸錫  
能家藏本

舊本題漢孔安國傳日本信陽太宰純音標卷末乾  
隆丙申歙縣鮑廷博新刊跋稱其友汪翼澹附舟  
舶至日本得若彼國之長崎澳核其經歲于支乃原  
熙十一年所刊前有太宰純序稱古書亡於中夏存

於日本者頗多昔僧南然通宋獻鄭注孝經一本存  
去其世七百餘年古書之散逸者固不少而孔傳古文孝  
經全在尚存惟是經國人相傳之久不知歷何人書寫是  
以文字謬謬魚魯不辨純既以數本校讎且旁採他書  
所引苟有足徵者莫不參考考十更亦不為乃成定本  
其經文與宋人所謂古文者亦不全同今不敢從彼改  
此傳中間有不成語雜疑其有偽然諸本皆同無所取  
正故姑傳疑以俟君子今文唐陸元朗尚書音之古文則  
否今因依陸氏舊例疑音經似庶乎令讀者不悞其  
音云云考世傳海外之本別有所謂七經孟子考文者亦



日人所刊程西仲掌書記山井鼎輯東都講官物觀  
補遺中有古文孝經一卷而云古文不傳中華所不傳  
而其邦獨存又云其真偽不可辨古學微淺不敢輒  
議云云則日本相傳原有是書非鮑氏新刊歷久造此  
本核其文句与山井鼎等所考大抵相合惟山井鼎所  
等祇每字下題下有劉炫直解其字極細寫之与註文  
展細弗類又有引及邢昺正義者為後人附錄此亦無之  
為少異耳其仿文雖以論衡經典釋文唐會要所  
引亦頗相合然淺陋冗漫不類漢儒釋經之體并不類  
唐宋元以前人語殆市舶流通頗得中國書籍有宋

點知文義者據諸書所引孔傳影附為之以自誇圖籍  
之富歟考元王惲中堂紀事有曰中統二年高麗世子  
植來朝宴於中書省問曰傳聞汝邦有古文尚書及海外  
異書答曰与中国書不殊高麗日本比鄰相接海東  
經典大概可知使果有之何以有然不与鄭注疏獻至  
今日而乃出是徵彼國之卒出自宋元以後觀山井鼎所  
疑之則其事固可知矣特以海外秘文人所稟觀使而  
實見其書終不知所謂古文孝經孔傳不過如此轉為好  
古者之所惜故特錄存之而具列其始末如左

卷三十二 經部  
孝經類

欽定四庫全書  
古總目提要

擬朝鮮倭退後戒諭本國君臣勅

史繼偕

敕朝鮮國王及諸陪臣等爾國世受我皇恩心膺茅  
土親冠帶言稱東藩毋亦為是狡夷之匪如肩敬  
翬捍爾國是軟此高皇帝建後樹屏之意而  
爾先王及諸臣所為報稱天朝代亦不可誣也比者夷  
酋閔白不遵驛其我心輒為封豕長蛇存合爾土  
十吞七八爾諸大小臣工將帥未聞東南發一矢以相加  
遺而遽竄身草莽攀祖父數百年世守之故疆  
夷為醜脫雖曰藉我威靈日久撤備弛兵而亦王

所為保國之計疎矣朕惟王世篤忠貞不為以素所  
封殖之邦重為醜夷魚肉是用馳告符發武林材  
官良家子授鉞大將軍率之東伐一戰而平壤下  
再戰而開城破追奔逐北奄至王京醜夷畢遁三  
韓克復則我國家之有大造于東也夫天子守在  
四夷諸侯守在四鄰故天子宸居而帶屬國外國  
星拱而衛皇家今者乃以爾邦之不寧而勤天子  
命吏士騰弁之議當不其然惟是予一人字小郵  
亡之仁不能已已爾君臣所知也爾君臣尚勉圖新功  
以副余一人矣念爾國遭創之餘瘡痍未瘳瑣瑣

尾末後士有廢伍而食無半菽語云師旅之後必有  
凶身勞未安輯尚煩後慮倭即失利暫退而蟻  
屯釜山耽延虎視無一日不思逞志于尔釜山傳王都  
數百里而近無衣帶水之限勢可朝發而夕至彼  
無所不攻此無所不應王客勞佚之勢固未所分也  
矧又習尔地形稔知尔兵力勁氣搃土重集計之工  
必倍于他日不得志于王師而求釋憾于尔毒之決  
亦必倍於他日尔不可不戒夫尔國之先厯祚百千年  
款修奉中國之命役屬諸夷而雄于海上豈其于  
今而遂至絀弱則宴安之為鴆毒也誌宴安之毒

而濟茲膽之志永紹乃祖又首勳以世之為我東藩  
惟朕一人實用尔嘉不者備圍之不先而徒介恃大國  
我中國豈能歲為若備且于藩屏亦宜大款焉俾  
難屢徼福不再至尔王及諸臣其重圖之故勅  
陳頌  
經爾

同上

陳懿典

皇帝勅諭朝鮮國王及合國陪臣等朕惟立國之道  
先戒為寶故敵至毋與于前敵退毋忘于後凡以固  
吾圍而保世附大也苟先事失備一旦有急憑大國之  
威驅敵而紓之難更後宴然忽傲戒而啓戎心此豈

惟自忘社稷其于大國一匡復之恩心藩屏之誼亦何賴焉  
惟爾朝鮮介在山海號我冠帶世通朝貢比于外土儔  
是以累朝恩綸寵錫有加無已爾亦為我不侵不叛  
之臣兵革不試久矣茲者倭奴狂逞闖入爾境爾臣  
不克捍禦越在草莽民人被禍慘不可言此雖倭氛  
甚惡其亦覩爾忠臣之康禾戲豫素無備而動也使  
未告難至者以聞朕甚愜焉用是命將出師簡兵秣  
馬不憚轉漕飛輓之力以存屬國以与倭奴從事賴  
天之靈將士之戮力一舉而平壤下再舉而開城克三  
舉而王京金山之餘寇若掃大兵所至勢若燎毛

倭夷救死扶傷望風逃遁俾爾國危而後安亡而後  
存鐘磬不移宗祧如故瘡痍盡起流離保取玄菟  
樂浪之間尚存文物衣冠之意祖宗之鐘鼓宥式靈  
之捷聞之日朕心嘉悅計爾君臣必相慰藉或歎離困  
釜之憂遂溺於灰堂之樂第此仇久懷凶狡情形  
叵測今雖暫退以避我兵其不忘詔爾國以枕藉人民  
者未已也大軍班還其每歲不出師以擾爾邊令爾  
疲于奔命一朝席捲以快其憤如吳之拜楚未可  
知其且休數歲益陰治兵而陽不動得令仍前忘備  
突舉爾國于股掌之間如越之滅吳亦未可知此兩者

倭必出之策而爾國必犯之形也設後不戒再申倭然後  
使下臣奔告朕固不惜再舉以逐此寇獨奈爾國之志  
予隄岫以城邑占虛莽何語云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爾思  
臣業已受教于倭微我國家之力幾令其封斬焉遂  
絕今日之役朕念爾思臣累世中心吹朕大舉以後爾國  
又前爾留兵之請分勁弩長戟之軍暫為爾戍天朝  
之大造于爾而不至矣夫過亂扶危大國字小之仁也畏  
天保國小邦自主之義也爾國王與合國群臣自今以後  
尚其仰體朕心改絃易轍不忘薪膽之勞大脩戰守之  
具早朝晏罷弔死存孤勉勵忠義共圖報復王仍

率群臣還都王京身自守其八道諸郡邊海鄰倭者  
務振爾軍聲繕爾城保內地益破枯拊循之上下拮据  
時如對敵庶幾歡犬補牢之謀可免土崩瓦解之患  
寇所謂不恃其不來恃我有以待之此也不然以中國全  
盛祖宗威德朕與群臣猶不忘戒懼日勅將吏講武  
完邊以備非常况爾國喪敗之餘可不戒乎朕曠焉  
東顧披覽載籍知爾國山川阨塞歷代祚強惟是思  
臣玩愒凌遲積弱以至於今特遣行人用申戒諭爾思  
臣其銘承之無斁故勅

同上

同上

劉孔當

十二

玉皇殿

皇帝諭朝鮮國王及各大小臣工等曰頃爾朝鮮之中  
倭也我國家竭蹶赴之若沃焦然亦惟以爾君臣世為  
我不侵不叛之屬誼石可棄以為夷之與國以天之道  
諸將領之力倭實授首于我平壤王京之地隨我師  
而舉之股掌于倭曾不得越海而有尺寸之地中國豈  
用自多爾先祖之休嘉寔是式靈之朕甚慰焉顧惟  
爾故東偏之強勁滿也前者漢皇唐宗一再勒師  
問之動費數月倭何敢望漢唐乃歲舸之舟朝駕  
而夕涉其都曠然如驟無人之境安所凌遲至是  
亡乃爾王君臣承嬉脩國容而隨密軍實泄然以乞

堂厝款為無慮耳不然倭何以得至此苟不云乎  
敬之敬之天惟歎思命不易哉前日之事可見如此矣  
王母亦鑑于事無鑑于水衛有狄難而城楚丘城之  
有吳難而沼姑蘊此二君者豈醫多藉皆殘亡之  
後誰能因亂思亂憤發其所為雄其亦也強霸  
因之蓋禍亂之興天所以用人國也朕覽觀王國地  
圖形勝其阡壘甚具察王君臣上下其捍衛甚切  
士馬勇銳其徵之諸觀察各道甚給國猶是國也  
庸知天之不授倭且以勸爾君臣予我中國之以鞭  
箠重使倭即歲來而歲斥之于力無不能第爾之中

倭也危亡在旬日之內而其恃中國之救在半歲之外  
夫恃人之與自恃也固于人之與自固也此兩策者相  
去遠矣王君臣其尚戒心于寇至之無日微而城守險  
而走集密而夷傷鳩而流之具而糧糗積而器械  
各同其力致其死以遠績于衛越之事以無吞<sup>而</sup>必先  
人無寧<sup>而</sup>若尔君臣後奉其社稷惟我中國之備外圍  
焉如舊<sup>而</sup>其獻其能惟以相從也我中國尚嘉<sup>而</sup>之老  
不然而社<sup>而</sup>亂<sup>而</sup>無<sup>而</sup>苟恃大國之救輕侮所迫之國其  
亡乃不堪封殖而重自申禍以墜世守雖有後事其  
誰敢知之固之存亡恒以今日銘於故諭

同上

同上

姚文蔚

頃自倭為不道徒遠未告日夜相繼尔之君臣剪焉  
傾覆<sup>而</sup>於<sup>而</sup>于<sup>而</sup>遑我大國不貫不心總其文武百吏  
秣馬<sup>而</sup>暨<sup>而</sup>士<sup>而</sup>導<sup>而</sup>遼<sup>而</sup>沂<sup>而</sup>江<sup>而</sup>以<sup>而</sup>與<sup>而</sup>倭<sup>而</sup>以<sup>而</sup>毒<sup>而</sup>逐<sup>而</sup>于<sup>而</sup>尔<sup>而</sup>境<sup>而</sup>上<sup>而</sup>三<sup>而</sup>戰<sup>而</sup>  
而<sup>而</sup>三<sup>而</sup>殪<sup>而</sup>之<sup>而</sup>遂<sup>而</sup>復<sup>而</sup>尔<sup>而</sup>國<sup>而</sup>倭<sup>而</sup>又<sup>而</sup>申<sup>而</sup>禍<sup>而</sup>無<sup>而</sup>良<sup>而</sup>覲<sup>而</sup>尔<sup>而</sup>福<sup>而</sup>境<sup>而</sup>我  
師<sup>而</sup>設<sup>而</sup>覆<sup>而</sup>以<sup>而</sup>待<sup>而</sup>之<sup>而</sup>夾<sup>而</sup>溝<sup>而</sup>以<sup>而</sup>虜<sup>而</sup>之<sup>而</sup>天<sup>而</sup>舍<sup>而</sup>其<sup>而</sup>哀<sup>而</sup>任<sup>而</sup>遂<sup>而</sup>告<sup>而</sup>退<sup>而</sup>  
我<sup>而</sup>竭<sup>而</sup>中<sup>而</sup>國<sup>而</sup>之<sup>而</sup>力<sup>而</sup>以<sup>而</sup>為<sup>而</sup>尔<sup>而</sup>者<sup>而</sup>亦<sup>而</sup>既<sup>而</sup>克<sup>而</sup>有<sup>而</sup>成<sup>而</sup>事<sup>而</sup>是<sup>而</sup>用<sup>而</sup>告<sup>而</sup>諭<sup>而</sup>  
尔<sup>而</sup>王<sup>而</sup>與<sup>而</sup>尔<sup>而</sup>臣<sup>而</sup>等<sup>而</sup>朕<sup>而</sup>聞<sup>而</sup>有<sup>而</sup>國<sup>而</sup>家<sup>而</sup>者<sup>而</sup>無<sup>而</sup>若<sup>而</sup>淑<sup>而</sup>而<sup>而</sup>不<sup>而</sup>昌<sup>而</sup>無<sup>而</sup>微<sup>而</sup>  
塘<sup>而</sup>而<sup>而</sup>能<sup>而</sup>全<sup>而</sup>自<sup>而</sup>尔<sup>而</sup>國<sup>而</sup>王<sup>而</sup>扭<sup>而</sup>于<sup>而</sup>注<sup>而</sup>血<sup>而</sup>不<sup>而</sup>顧<sup>而</sup>國<sup>而</sup>恤<sup>而</sup>王<sup>而</sup>之<sup>而</sup>群<sup>而</sup>臣<sup>而</sup>皆  
曲<sup>而</sup>相<sup>而</sup>街<sup>而</sup>莫<sup>而</sup>通<sup>而</sup>相<sup>而</sup>非<sup>而</sup>以<sup>而</sup>至<sup>而</sup>于<sup>而</sup>今<sup>而</sup>僻<sup>而</sup>之<sup>而</sup>王<sup>而</sup>有<sup>而</sup>短<sup>而</sup>垣<sup>而</sup>而<sup>而</sup>自<sup>而</sup>踰<sup>而</sup>焉

十四

玉巖堂

何尤于倭今而既厥倭虐矣我之吏士日夜勞者弗得  
佚傷者弗得息我軍停而不能歸處而不能處我乃  
尔于此止矣國實尔之國也將必尔實尔守尔土吾亦能久  
處尔乎且吾而尔守孰若尔而自守也今吾道路  
悠遠甲兵若露將必一日惕一日留以安抵王志以少  
則不足多則于勢不能若倭之不忘敗于其心威然服  
士以伺尔間吾亦能長与倭爭乎王尚戒懼而改其謀  
舍其德令勤其政事内則愛妾嬖女外在左右大臣  
自今以後内政無出外政無入莫如此淫樂不可禁也而  
後弔死問疾者孤長幼國之病者無不鋪也無不

習也其在于軍觴酒豆肉無不分也裕其衆庶以施  
其所好去其所惡莫如此失小民心而後察其夷傷補  
其卒乘謹其阨塞厲士以奮其  
□勢加備以廣其心  
勸之高位重祿備刑戮以辱其不厲者莫如此寇至而  
不能禦寇寇退而不能守夫誰無疾者能者早除之若  
以覺悟王心王國於世王其銘哉朕亦乘德以歡王其令  
二三臣亦下還甲士以保朕甸毋久王境上

同上

聞遼海征倭大捷志喜

沈淮

子夜軍書達建章遙傳梁浪雷攬槍旗懸春州  
苦戰樹鏑萍蓮花島上兩相驚每必鏡歌喧鼓吹一方

十五

玉泉堂



刻帶一奉壺漿聖朝王會無外從此若凡蓋八荒

皇明館課  
卷五十三

同上

李名芳

飛書子夜達承明東顧還紆肘器情正想青山搖大  
羽俄聞滄海戩長鯨風高玉塞上無傳箭天淨銀河  
為洗兵聖主重衣正多事已歌無頌表防平

同上

同上

史繼偕

百萬材官勢若馳嫖姚不救漢軍時指麾鵝鶴天  
為幕汎掃鯨鯢海作池黑水風法竹西路布金州日  
霽捲雲旗聖主有道開神殿啟上周臣杖杜詩

同上

同上

張同德

徵兵羽檄下遼陽萬艘接船映日光瀚海風清豨大  
白長天兩霽失摠旌磨崖莫以標銅柱候月行看  
貢越裳執訊歸未報明主微臣稽首頌于嘉

同上

遼陽從軍行

楊繼禮

捷書昨報西羗克槩吹鏡歌揚聖德單于惕息  
不窺邊何物倭奴猶叵測明主深懷宵旰憂臨軒  
召對借前箸老臣跪獻金城略提兵命將擁鎧  
貅送遠遼海三千里重関天險真堪擬少小從軍苦  
常防東征渡海從此始霜霄趨素白日寒夜深殘

十六

玉巖堂

月掛蘭干八門秘陣開魚鱗万里樓船表壯觀  
朝鮮箕子系賓服由來稱帶礪居守藩籬  
奔外援出亡海上終非計共揮長劍斬鯨鯢  
萬艘連雲震水犀君不見劉總戎登萊一戰  
配歎空至今海上彪奇功又不見戚將軍  
闖越飛賊如捲塵勒銘與此程元勳男兒生  
來願報國從征肯使功名擲揮戈先後  
劉蓋封揚帆旌搗蛟螭空唐

皇明館課  
卷五十一

同上

張同德

瀚海鯨鯢散為患遼陽羽書急如電一戰併州三十  
六朝鮮舉族皆星散藩臣失守上國憂使者立方午

未告夏明主按劍思東方籌邊召對麒麟殿徵兵  
飛檄下中原畿郡良家轉接戰大將受命拭戎衣  
樓船旌旆蔽江面王京城裡愁雲黑鴨綠岸邊月  
如練此時從軍行負戈六親歧路各相錢腰間含笑解  
日比吾馬帶雕弓白羽箭朝廷宵旰日拊髀我輩豈  
敢憚征繕洗刀遼水書燕流海外平沙浩漫丈夫  
誓死勤勤王一身妻子何足戀好揮龍劍請妖氛  
麟功高戰骨賤

同上

同上

沈澹

朔風獵獵掃捲旆兮劍行人夜度塞由來藩輔連東

海何物猖狂自鬼方鬼方弄服妖氛起玄兔與浪連  
營望春草苦前列陣黃蓮花島外傳烽紫蓮花  
春草望中寒絕塞俄未大卓冠天子惻然憐屬國將  
軍亦不跨征鞍征人十月從征路畫角淒涼雲暗度  
鴨綠迤東別有江遼陽直北寒無樹迤東直北路三  
千深夜冰狐卧路邊拂劍冲星欲落彎弓向月高  
懸可憐星月無朝暮可憐道路多辛苦敢論此去飢  
與寒但飲所從神且武神武穿懷塞外嗟小人努力  
自駁飢殍猛虎無餘肉塞卧清雲豈抱念但  
說龍韜邊略遠還馮馬革王因心深此竹獨有中園

月隔寒空懸萬里心 同上

同上

韓煥

十五學劍術郎車白猿公二十解陰符抗慨憂從我  
聞道東平傳飛羽揚花潑頭震鬚拔白日腥風起  
怒濤黃昏狼燧連荒嶼鉅兔奔馳暮芬少年壯心不  
里逐旌旃昭誠陣雲籠鶴列身隨塞月伴龍泉  
桓之萬騎翱翔久江干幾處聞刁斗長棘社看卧綠  
沈重楊羞見生左肘吾聞天子守四夷矧茲與浪為  
藩籬禾黍不堪悲故國壺漿猶可近王師  
魚鱉一水明如練接船渡江可斬鯨魚長驅解重圍  
魚鱉一水

十八

五嶽堂

首成言觀凱音此日連楓宸羨乎男兒生不成名死  
且朽何如歟名照麒麟 同上

得王師接朝鮮捷音志喜

陳詔典

聖居宵旰殷東顧日在干屬夷何負固豈以朝鮮寡  
內接何當一拔王師智徵兵使者出長安十萬旌旗  
列成寒共擁貔貅懸五路爭馳虎豹制三韓渡江  
平壤千鎗甲海賊長蛇封豕深入前驅大將先報  
國片心爭抵死羽書曉發鳳皇城斬盡鯨鯢意  
氣橫坐使朝鮮恢故土城頭一望海波平秋風昨  
歲收西夏春汛東夷有再下乍喜凱將寶劍懸重

驚血向平原灑捷音飛奏入明光兵氣清時也自  
揚九廟威靈真默佑河海晏頌無疆 同上

馭倭議

高克正

天下事任者一議者百知而議之者一臆而議之者百  
任者之心常若而計無後之將無辭於議者之口議者  
之策常當而身未嘗試反求多於任者之人故議事  
者在度任者之心而以吾議衡之今之議馭倭是也  
請循其始鄉我師之與倭角也始言勝已後言不勝  
夫我越國以故人而彼既為主是安能策其屢勝也然  
而不必掩不勝以為勝也迨我師之驅倭而屯釜山也

始言去已後言未去夫我越國以懿人而倭尚未大創是  
安能必其印者也然而不必飾未去以為去也當事者  
之計失在恥以不勝為名而急以倭去為幸內畏議論  
甚于畏敵不得已姑出于權宜之術而為之請貢一而  
廷議不亨又為之請封而廷議又不亨而任者之技蓋  
窮議者始終之為夫封貢之不可許當已議之詳矣  
愚所慮者不在今日封貢而在前日所以議封貢之悵  
又不在今日封貢而在他日所以處封貢之策大約封  
貢之說出於倭則可出于我則不可使倭見我之有  
餘而請之則可使倭見我之不足而要之則不可借

之以為名而備于暑日則可挾之以為功而以安于今日則  
不可夫倭非中心好我也又非懼畏吾甲兵之強也一旦挈  
屬國以還之我而持一封貢空名以去此必不可得之  
算也然其事已在目前矣今倭已退居海上所留者惟  
是一旅之師其不能以此日一矢相加遠也明甚及今而  
圖尚未暮也蘊子曰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可有歸  
於天下夫今之尸此事者其誰乎碧蹄敗績金羅坐困  
而可鑑于前事矣以今之時度今之勢非暫留萬餘  
眾以鎮撫朝鮮不足固我外藩非申飭朝鮮國王  
弔死問孤繕城積粟必不可緩歲費軍興而為之守非

竄建朝鮮王族號召諸路忠義之士并力固守不足  
張特用而令倭奴奪氣也而根本之地則在沿邊內  
地番宿重兵日計軍實而刻之凡城以堅瑕程功罪凡  
兵以強弱定賞罰可以保畿輔古之慮可以壯外國聲援  
而又令閩廣諸處後治餘皇張搗巢之聲又募方知  
勇之夫潛入海島行用間之術蓋境以外將軍主之境  
以內守臣主之內與外相權權海與陸相接則經略均主之  
孰者汛屆期嚴師以待倘其卑辭請封徐遣一介行  
李察其誠否不則閉關謝之耳有如擱然匪如後殘  
我屬國必厲吾武節一大創之倭或嗜漢財物而攻

戰不能得其勢又將說出于款能絕之能予之如搏  
黍戲小兒使莫測端倪如是而今日封貢之說猶不  
失為制馭之術而可收功于後不然成師以出將敵是  
求以武往而以好歸雖其身之能免其若後人何無惑  
乎議者噴有煩言也而談者又曰夷德多厭呼哈麻  
帝福不加于東北故必中于江右重以水旱不付蓄積  
屢見天下嗷嗷易為亂始中國所患心豈必在倭乎非  
上下一心含息不忘做國家之事安所稅駕哉外計  
則如彼內顧則如此秉鈞者宜蚤圖焉愚所為蒿目  
而未敢淫儀也

皇明館課卷  
二十六

擬援朝鮮總督論論日本叛夷未款貢檄

史繼偕

檄曰告尔日本諸夷其李河以鴻毛于大鏡蟾臂明女  
車輟于昔我皇祖受天明命撫諸方夏繼蟾夷君長  
莫不執贄獻琛秘者象闕世之祇職比于外藩行  
事甚忠敬居位甚安佚而爾日本叛輒不常我心  
罔測我皇祖燭知尔素懷不許通以著為令且以尔  
東南諸國限隔山海地不可耕民不可役我子孫亦勿後  
与有焉是又我皇祖天覆之仁聽爾諸夷之獲生  
于此土也嘉初尔使宗設假以入貢為名一及沿江所

在侵掠夷情之不衷可見于此矣嗣又招納我弟燧以  
叶出沒于山陬海澨之中迨辛丑之戰悟于胡司馬威  
元戎之威而後遠遁喙息蚊伏垂三十年比者尔酋  
閔白竄身亡命逞其詐謀賊主自立以尔諸夷之  
阻于化外未及尔征乃去歲之毒其以輒闖入朝鮮恐  
行究者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禮祀民人不獲享其土  
利勢溢荼毒上通于天雖之自辜也夫朝鮮初帶之  
國馮藉我威靈寢兵弛備是以不克逞志于尔豈尔  
尔獨能肆我神聖仁武皇帝赫行震怒命帥祖征  
幕府親承王命躬行天罰前矛所向如震斯震一

戰而身壞定再戰而開城後棄為破竹之勢倚劍扶  
桑于尔何有所為駐師境上未見窮追者實惟體我  
皇祖之仁天覆尔蠻夷不欲舉尔生之之衆盡得無  
遺音也尔其悔禍而有後心之能知尔其陽化服而陰  
藏禍心我不忍逆第所求內款通貢則袒刺甚以恪  
遵有日尔之母宮以好未猶我之不欲以武往也念尔衆  
暴露三時假息遊魂果何主在上其速斂衆而退  
還此三韓故疆不可徼福于高皇帝故尔不誅不  
然而憫孺觀望以俾于萬有一生之途尔辛壬三  
役前車具在天子仍詔青齊閩越諸橫海將軍及

海外琉球百濟諸國共出銳兵直搗長驅覆尔巢  
穴幕府不佞其多能以諸師退矣檄到尚各求令  
圖審計于利害毋勿心

皇明館課  
卷九

同上

何熊祥

告日弁諸夷維尔日弁越在海島當高皇帝時重  
闢乾坤威靈四記記白環西貢格矢東來尔不悔悟于天  
威昭命昭後然而包藏禍心頻窺海上未幾五字嗣是  
春秋貢獻足以實王存而高皇帝閉關謝之著為  
大訓此則明見萬里之外也自是以來尔乃陽順陰  
逆遂隔絕王化不得与諸夷齒爰肆蜂毒教忠我方



陽一入北海再入東海然旋熾旋撲片帆不返夫犯順實  
禍已然之效也今爾闕白以亡命奸人弑主自立凡在爾等  
豈<sup>共</sup>戴天爾亦不惟君父之故是仇是討且從就約束  
為其羽翼不可謂忠闕白既負弑主之罪干當疑懷忌  
實應且憎于爾亦無外重尔于凌朝鮮而除其肘腋  
之禍尔乃雁行頓刃毒我屬國不慮闕白之陰制其死  
命也不可謂智自尔之入朝鮮朝鮮之人不憚跋涉  
以訴于我其君引領西望曰唐救我乎天子念朝鮮  
我之自立世堅忠順且夫鋤強扶弱非是無所用武矣  
我是以有平壤之役尔猶不悛螳怒當車我是以又

有開城之役天戈所指靡不摧陷假息游魂連宵遠  
遁今亦悔禍之延而欲徵惠于我未獻其琛以贖一厥  
罪夫王者大一統西復載無私天子豈惜階前咫尺之  
地不使尔等上沾王化惟是皇祖之訓闕石俱重天子  
即欲示矜外于尔而忝祖訓以受不臣之責必不其然  
且天子不勤遠略不貴異物往者掃境出師豈其  
禁京觀于瀚海以快雄心而求多于尔乎亦惟以漢  
兵若風雷掃迹盡殘國我藩籬夫稱兵以恤小而  
弭兵以自封此而非聞外所敢知也今我兵堂正萬  
無掩襲薄人于險之理尔既惺然悔我且按兵境

上以聽爾自為計爾一旦棄甲夜遁竄回海島我亦  
得紆朝鮮之急藉手報命以副天子鈿旌扶弱之  
意則亦何利于尔而督過之若其修遠不悟盤據海  
畔以抗王師假稱通靈以為解是欲以款畧我也其不  
佞有天子之間古在別結馬屬兵飲承下塵夫以中  
國之義兵加以朝鮮之積心則是尔等之所能也  
敢布朕心惟尔等圖利之

同上

同上

李名芳

總督敬諭尔日本叛夷我國家累業繼明德年  
欽命皇帝具神聖之姿躬文武之德皇帝皆臣有

征不戰皇意尔窮海之夷安生背逆之軍尔闕白  
本以中國逋逃竄身絕島戕其主帥詐服屬夷恃  
狡兔之穴踰伏既以偷生憑孽狐之丘跳踉又將見  
怪以為威弧不靖天網可逃建萬里之連賸猶梟  
夙之殄瘁肆其<sup>毒</sup>氣略侵我与邦七江八島人鏤擁  
劍之麟白晝大都條瀆吞航之浪遂使烟迷西亦  
浪疆場<sup>場</sup>為草芥之墟烽舉玄菟使者以庭墻  
之泣似為存食欲賊無衣積其鬼誅不忘天討  
某措承聖德總帥中權淳海濟師共集木堂之陣  
橫江誓衆用成善之之謀戰士義激于身心列校

廿五

玉巖

勢成臂拍石幢紅旆草木皆兵犀甲能心禱風雲  
生氣遂一戰于平壤勇力怒蛙再鼓捷于開城衆  
輕鬪蟻突梯鼠首濫飲寄于旄頭抄忽蜂腰虛  
見辱于齊斧自觸凝正相之典何傷如雨之師方  
期左挈右提倚劍扶桑之空座豈待前茅後隊鳴  
弓銅柱之崖誓壓卵以如山豈遊釜而苟活蓋積尔  
之罪擢髮不足數其衍心故我之堅燿毛何以踰其  
易但念王師不遇興滅况于聖德尤總在匡瑕雖三  
子尚在蓬艾之間豈太陽不面葵藿之照尔既洗  
心效順安為徼外之民我亦解甲休戈与尔生全之

禘尔之能去我尚何求至于款項所云姑俟廟廊  
之議嗚呼尔無我欺我不尔詐尚其擇于斯者庶幾  
永肩一心苟為不然豈無相待檄到如吾下書不盡

意

同上

漢書五雜組第四卷謂豐臣氏為吳越  
諸生累不第而入海者今此檄而云以中  
國逋逃竄身絕島大抵漢人說 我邦  
之事屬此種捕風捉影之談可笑之甚

同上

楊繼禮

幕府受命天子兵以存亡除暴為名執斧鉞提袍

鼓以与尔醜夷從事義不容以文告及尔邇者賴天之  
靈國家之神武大殲尔衆克復朝鮮諸城尔衆逃遁  
震悟之銘輒早歸退師求以款貢輸服之情轉聞於  
上幕府不逆尔詐用以大義布告尔衆尔衆其悉心以  
聽我祖宗威德暢治覆載無外夷狄長無不梯航  
重譯請於象足日受正朔冠帶者蓋不可縷數  
即北虜向稱強驍歷代倍強三王所不能臣比且款  
塞受封比於外傷我皇上一切綏懷而卵翼之至多  
外矣獨尔日本貢不以付校謀叵測高皇帝絕不与通  
而惟尔國用自外我天朝不弗尔征乃成化間尔犯金陵

我是以有劉廣寧海上之役嘉靖間尔宗素仰假貢  
為戎首蔓延內訌擾我東南我是以有胡司馬威元  
我浙閩之役此二役也于衆無一不還尔土者藉令乘勝  
長驅燔舉電發豈不能運尔國於股掌之上然猶  
遵祖訓不即殄滅是我有大造於尔國也去歲尔衆無  
故闖入朝鮮使其臣逃亡人民泣血於夫朝鮮為我  
不侵不叛之國藉我威靈武事不講之日久矣是以  
不備於難使未告急幕府親承廷遣帥師問罪一  
戰而平壤下再戰而開城克尔衆救死扶傷之不暇  
始獻書以求貢為解貢之許否新自朝廷幕府不

敢與聞然奉命出師原以恢復屬國驅逐兇狡為事  
苟爾眾果悛心悔罪歛兵出境使我們體聖心不殺  
之仁戒爾諸校勿復窺<sup>窮</sup>追款<sup>窮</sup>之說往為請命苟遷  
延觀望大軍且合勢到諸部及朝鮮各道赴行而  
前誰為堅者天子更赫然下詔責徐淮浙閩廣諸樓  
船將軍下濑將軍各出銳所搗爾巢穴傳檄海外琉  
球百濟諸國共為犄角必縛叛首為朝鮮報仇爾眾  
其何所逃今夫中國之尊久矣抗命則滅如燎毛翰  
惟烈<sup>天</sup>容若天覆爾眾其熟計之毋悔

同上

擬經略平倭露布

翁正春

臣聞<sup>天</sup>道欽<sup>天</sup>悻以成功春生秋殺王者因威而致用武緯  
文經堯德覃敷必茲青丘之梗舜仁廣被亦芟艾丹  
浦之兇若無揖讓不可勝殘而征伐所以禁暴戾稽治  
世誰能去兵誠非黷武以示威靈欲安隣而布德也恭  
惟皇帝陛下神功蓋世智勇當天辨邪正於松蘿  
文詔度禪翁之盛易衣裳於鱗介明威宣戴斗之  
墟是以北鄙跳<sup>窮</sup>已款<sup>窮</sup>而解<sup>窮</sup>西陲跋<sup>窮</sup>扈<sup>窮</sup>尋授  
誠而告停氛淨殺銷內寧外謐詎意海陬之醜裔敢為  
榻外之旁窺<sup>窮</sup>白者以中國亡命之徒算去日存<sup>窮</sup>雄據  
之營大駝島寂肆<sup>窮</sup>整<sup>窮</sup>朝鮮借臨陽侯駁散於<sup>窮</sup>置<sup>窮</sup>

并八

玉簾堂

穴鱗宮之內故威河伯出沒於龍堆鱗宮之間燬燼王  
京歎虐之燭地蕩搖平壤嗟巨浸之彌天宮廟  
化為黍離紳弁辱在中路東藩失險既成捲席之  
威上國為仇後肆垂涎之釁包禍心而覬覦挾盛氣  
以憑陵狙詐百端僥倖一逞賸茲克逆寧後誅夷  
幸而白王上悔屬國之渡亡憤倭奴之犯順赫然震  
怒爰命興師臣某謬以迂庸忝叨經略仰奉玉靈  
有赫誓不與賊俱生迺以某月某日選銳登舟競渡  
鴨綠之險乘潮鼓柁直搗樂浪之區先命備師以批  
其中暨隨出奇兵以斷其歸路司韜鈴者效力爭

先有新將塞手旗之勇督餽餉者是馳雲輓有投石  
超距之雄臣某復率大軍踴躍前進罷熊熊入陣叱咤  
而瀚海為飛草木皆兵指顧而山河變色遂於某月某  
日一戰而破平壤威若迅雷再戰而取開城勢如破竹  
旌旗耀日欵觀暴鱷潛踪舳艫蔽江倏見長鯨伏鬣  
於是奮鋒勇以深入困王京而合圍猛氣天橫鷓鴣張  
者已就鯢戮疾雷地動虎噬者竟似狼奔游魂驚夜  
月以悲棲殘喘望下風而靈維拜歎徹天雷後地載之  
德堪言斬臣獻其貫之誠沙漠霜銷塞草早回關河  
細綠邊城月白狼烟息斥堠搖紅遂使數千奔首

國鐘簋不祗二百載邊藩廟社如故華山歸馬青海  
海說兵孺子歌滄度夢河之再潤無人晒網喜旭日  
之重光彰我皇上樂天之仁惻彼遠人表禮之望請  
封請工貞姓知中國為尊格面格心共悔崛強之矣益  
化流窮髮風偃雕題昔徽抗起周家曾燬節於六  
月鬼方在殷世控致討於三年何如今日計出萬全而  
攻收一戰者哉此首我皇上深仁恤小大勇安民以故上  
懷順於玄穹下資力於將帥不然何倭奴盤據塞山  
山之遁若遺我師間闕銅柱之勲立奏國之福也  
臣何功焉從茲更飭師中丁字善後自古夷情多

反覆敢撤衣衾之防於今邊徼是較寧可保藩  
籬之固捷音來自萬里宵旰紆於九重臣等忻忭  
私衷倍加恒品謹遣某官奉函布以聞同上

同上

劉孔尚

臣聞上古以好生為德祥無取於佳兵王者以強本為  
威戒每申於勤遠豈云內耗以急外憂然而患心有切於  
震鄰計莫先於篤祐刻雖以周文之聖不輟過密  
之節以殷高之明尚申鬼方之伐蓋易垂御寇請誦  
簡書要在兵以止兵非云亂而易亂况咸亨之世六合  
為家則有道之長四夷是守寧有撤藩籬以延寇

卅

玉巖堂

皇帝親臨以厭夷者恭惟皇帝陛下上聖垂期大人  
拯物仁恩翔洽有血氣莫不尊親文德覃敷暨朔  
南咸訖聲教維茲醜倭介在海濱魁然斷髮以為  
常元龜龜魚鼈之与處醜然人面春蛇尔舍心昔在文  
皇曾有海竭之勤迄於世祖身勤廟灣之誅然皆  
片羽不還隻輪罔返揆諸往車足用深懲而乃有  
瑛白者存以中國之奴潛附島夷浦王崇巧變以竊  
其國積威約以劫諸夷不思相鼠無牙何能穿房屋  
徒謂羝羊言觝角可以觸藩習知備棘于東南上女  
意瑕開于西北遽從日奔入叛朝鮮浹旬而墮土二

京逾月而搖八道遂使殷周禮義之胄辱在塗土  
泥漢唐冠帶之國鞠為戰野蓋將用近攻之策以  
潛肆深入之謀陛下愾念門庭戒心羽檄潛然賦衣  
衣之什忽焉興投袂之節臣奉天之靈敵王所愾飲  
冰爰舍向日揚旌望鴨江以濟軍指平城而起旅  
維時賊鋒甚銳類有輕心我衆新鳩尚多固志臣  
以為兵貴神速士心在先人乃命提督臣甘肅選銳以  
行兼程而進舉我師而擊之堅城之下按兵法而置  
之亡地之存乃有勇類瑕及血敢若<sup>如</sup>奉命董取致出孤  
以揮衆帶斷懸以狗軍于是鶴騰旃鬚直引雷空



之嘷魚文搯臂橫推慧日之牙莫不決命先登致  
果盡敵始既濟其一角俄遂挾其心門是日也海沸  
沙鳴瓦飛木折颺迴列炬十里風腥駭委長流三河  
水赤蓋覆巢穴慘卵散靡遺而破竹之威風草  
皆銳既而雲昏絕嶂日下高春賊乃收合游魂聚  
保永巷臣以死地空窮寇百人一心莫如開彼宵遁之  
途而後肆我撲擊之術道潛長髮約訂白書共  
候班馬之聲同奮一諾鷲之攫急而走險方憐烏  
雀之無依伏若從天會見鯨鯢之取盡長驅乘勝  
突下開城逐北追奔直凌瑯之館然時賊徵各道

之衆盡聚王京尚幸一借之從可追天討某官等忠  
勤克著智略素閑先遣游騎以誘其鋒繼督精  
卒以擣其敵先復申戒于後救期併力以夾攻賊果順  
風而來奔雷而至振螳螂之臂拒輟當輪肆蚊蚋  
之群彌山滿谷則鉅鹿戰急常山陣成呼虜震  
天一以角百戈鋒指日却而再中橫玉怒弓以高臨縱  
金鉞直進白刃交而寶刀折旬始奪芒未董揮而孤  
劍搖撓扼失色射元鏃發振甲魁殲賊知天怒難  
干王師無敵深慮全師之俱沒乃通甘饒以乞和  
臣以為制敵以權貳而伐服而舍御夷有道素不

拒去不追彼既歸地效誠我且止戈為武第詞身者  
進法無恃其不來師勝則驕慮當防於更舉乃  
合吾戒之勢遙連犄角之形畫地為城堅壁清野  
賊果陽為謝過肆狙詐之百端陰復繕兵思使倖  
於一逞幸彼度尚肆故晉州然而進不能攻退無所  
掠聞楚歌之動地心掉神搖觀漢幟之排雲魂迷氣  
奪遂乃潛形海上遠跡島中一矢以相加遠惟是  
重譯以祈貢獻蓋三戰三北鼯鼠之技已空窮而  
七縱七擒豺虎之性自戢臣等奉其故主還之產以  
都仍留屯戍之兵以為紀綱之衛于是傷心萬戶復

事者曹野哭不家不聞夜柝長龍衣主組之舊永  
為屏翰之臣昔漢討匈奴得之危賞失即周征獫狁  
師未出疆試觀今日之膚功允為前代之總勝是皆我  
皇上廣詢黃髮獨斷盈庭出武庫之鉞鋒移躔起  
陸渙瓊林之滯積士飽馬騰故能使將士一心萬年  
萬里如臣駕下伏在行間待書德學想臣未敢慶四  
郊之冬星敢曰臣功期八表以來玉長歌帝力尺書  
獻捷九重寬勳勳勳之萬寸曝效忠方載勳衣  
秘之戒 同上

擬天津新造海船記

劉孔當

廿二

玉巖堂

高皇帝之規有方夏也不日虜虜而虜倭若山東登  
萊之備悉矣而獨不及天津以天津直海淤汙地非中  
國所扼塞與倭所爭便故若後自文皇定且扼幽燕仰  
食東南漕輒不下萬石皆繇直沽一漕之水衝尾而  
前咽喉之地于是焉在我是以有之衛之設視高白之  
加密焉然於中國未中倭特備之而已其後嘉靖之  
季倭啗東南利無歲不介奸萌為亂天子至頻出  
師征故言者益以倭為利東南無已時終不及西北于  
是山東亭障鞠為秦莽而之衛之卒衣廩無所  
用取充伍而已矣頃者倭酋匪茹惘然授兵于我屬

國而以慢刻撼我彼其酋故中國奴產子其習我地形  
留粟士馬所緩急甚具中窺而下靡不蒿目而憂爭  
上言倭有朝鮮非便倭起乎平壤而觴登萊則山  
以東危道漢江而指天津則饒道絕越洋而趣淮揚  
則東道皆大不盡操此三路者不可不周計也而天津為  
尤甚蓋天津抵海稍折而西僅一水而遠倭朝島則  
夕及之天津一不成則其國斷而為兩是使燕趙無兵  
越吳越無燕趙也其<sup>其</sup>自舟師扼之海門便若先是倭  
之駭東南也走死地如鴛我兵百不當一惟是舟師  
而御水淺逆其未從上游而以大舟衝之可立碎至

今東南祕備倭者以舟師為要欵而會是時有議  
留運艘者議募沙船者俱先後以不中事宜寢格  
于是夫子采其議下大司馬水衡計俱曰便乃移檄  
數所司令各廉其屬材敏有才幹者董治之空水  
衡錢數万不足則益以大司馬之價一切高節長年俱  
募習海識水性者厚其餼給之閱數月得舟若干計  
每舟藏卒不下數十人其他糗糧器甲祕是也蓋是役  
也其為不然民用其甚眾不煩官府而舳舻蔽空旂  
旗相望可戰可守可據可隱然海徼之洋一金湯  
島而目論者猶或非之曰倭未至而具舟之具而一無所

用之是徒費也以其無用而歲葺則益糜費其歲費  
而慶之則陸海成有此再費則國必傷奈何不知聖人處  
事特其有備不特其不來倭之不來備之何害若其  
果未備之為謬且運艘器以不任海也沙船器以不任倭  
也今業已任海任倭矣而又曰費將坐口倭之飄至而  
莫計乎議者不言費則已議者誠言費此銖兩之費不  
捐今倭倏然而飄至即不知杜掠之酷調度之繁相當  
何如是重以巨萬之委倭也與其委之倭也寧其捐此費  
也其孰利焉臣竊以為備不必已而費不必免雖使高  
文而在戒心于寇至之無日猶將勸行之其何有于後

之人而猥言費乎臣所憂者不憂費而憂費之無所  
立蓋餘皇一舟用之甚而用之舟猶是舟也用者固可  
則勝負判矣嗚呼是則當事之臣与有土之寄者所宜  
留意也

皇明館課卷  
三十三

同上

陳觀典

万曆二十年倭寇朝鮮聲言內犯中外修陳諸備倭策  
甚具本兵採衆議上大要謂御示之海于石令登岸為上策  
然海戰須船而天津者又海之門戶也內拱神京外襟漕  
河直衝海口直達全遼宜大造海船習舟師便制曰可  
命司空推擇一曹即往董其役工始于二十年之秋

某月迄今年某月始告竣車夫國家北部燕故三  
邊九塞所講求者為防虜計未及倭也虜善騎射  
故材官蹶張所講求者惟為車戰突騎計不及船也然  
高皇帝洞見夷情嘗已命信國起自遼陽造浙閩  
沿海諸郡國築城池衛所練舟師意甚深遠矣乃  
倭自劉江望海一挫之後時江于東南而絕迹于西  
北以故二百年來北人不習倭更不習舟師即嘉靖末浙  
直閩粵之間幾于騷動而北境竟不識倭為何狀先  
朝水寨水軍一切湮沒盡并其藉而亡之如登州新  
開口自洪武設備倭都司額轄戰船百艘減存至正

德止留其十八以其十三守汛以其五運遼東軍需及  
嘉靖三年乃悉停免載在者志則他可知已然則今  
日海船之役雖曰創造以備非常寧詎非所以修復祖宗  
之舊制哉顧天下事成之甚難壞之甚易人与器相習  
則得其用人与器不習則不惟不得其用抑且棄之置  
之若以及于壞今日海船之役大司馬日夜借箸而籌  
畫其方大司空日夜持籌而拮据其事凡所謂古人  
舟師之遺至如周之倉囿吳之鉉皇漢之樓船下漵  
魏之蒙艦戰艦無不盡採焉凡所謂今時舟楫之善  
制如淮之海鷗閩之倉吳之沙粵之烏尾浙之唬無

不兼用焉其材料則極以蜀之產其工則慕浙閩之  
技無不輻輳而受事焉其器具則帆檣樓櫓以及火  
器弓矢其水軍則自浙直海兵以至沙民漁人無不  
具豫而招致焉此豈費司農水衡金錢以數十萬計  
而供輸力役所以勞吾赤子者亦已不可勝言矣夫為  
國扞禦匪如勞費固所不惜第器具之失而人或不  
習則雖萬艘如雲令其人登之一聞波濤五色之土  
安所用之故防倭于此自今日始也則以北兵而習南技  
亦自今日始也始以南人參雜之久則人盡南矣始從  
近洋徐試之久則履大洋如平地矣倭不來則揚帆

海外固有以伐其謀倭即未則決勝海中亦可殲其衆  
奚待校夷壓境然後紛之調費哉如是行之十年  
則不惟有以奪倭之氣抑且足以奪南兵之氣不至  
以水師為北人笑端而驕擴無已也不然竭帑藏以造  
之工或以不習而不能用或能用之微聖天子威靈倭  
不敢窺竟置不用以迄于壞如昔日也豈不惜哉故  
合而記之凡用財若干役夫若干造船若干其水軍  
器具若干今後之人有所改而勿忘心焉是為記

同上

李騰芳

先是倭遠告急天子下公卿大夫議所以戰守備

禦之者甚具而有法已已又言者謂倭乘汎從海上  
未易耳南指淮揚北指天津倭絕慮冬遷而我即即  
選練軍手沙溜口及不能与之爭舟楫之利其議造  
海艦集舟師殲之海門便後下群臣議如言者有曰  
可遂興役冬後期於時費水衡金錢若干得舟若干  
望之如千楹列雉然備矣而言者猶攷之有後計也曰  
夫亂不以備亂興乎備生擾生困以軍興者實受  
其騷一之甚矣孰是民也不魚肉倭故魚肉是役耳  
又厄財則脫者半浚事則敗者半視廩則惰者半  
洋大海一鼓而驅之誠未知得水之曲所與舟之便利

否也今度舟一艘受兵數十人用舟師數人治舟百艘當  
兵數千舟師千人海岸數千里海口數百處以少則不足  
以多則不能國家慮安所得數萬樓船下瀨之師而  
用之噫是不然夫事無不利者也法立而有難權其  
難而事成則乃之事成而有害權其害而功多則為  
之經國者常患事之不成而不患費之無用今國家  
費數十百萬年治數十費用之舟則數十舟年事之不  
成則此數十百萬者財棄而藏之乎度民之必擾與其  
出於倭寧出於我度水軍之必不可已與其取于臨時  
寧訓于今日倭之不來備之何害若其能未備之

為瘳我忌大夫無不慮其未而備其卒也且向以其必  
未也為之而咎其不來也以其可用也為之而悔其無用  
也此謀欲先定必且觀於後利欲先設必且怯於害夫未  
用者安知其不可用也不用者安知其終不用也信其可  
用而時暮之而必後得其用悔其無用而終棄之又  
將自喪其實凡事皆然獨治舟戎事故并次其論列  
記之以告用事者 同上

平倭文欽 有序

許國

聖明御宇四海咸賓薄海內外梯航畢至春蟄為  
島夷頃迫歲饑乃乘疆吏弗戒猖狂竊發倣



擾東南時宇內承平兵革久偃烽烟卒一起遠  
近繹騷稍得肆整遂擁衆深入蟻引蜂屯劫燒  
城市蹂躪禾稼所過為虛守臣告急天子念東  
南元之國料所出而橫羅鋒刃弗寧一厥居謬生民  
何乃崇明詔下虎符簡壯猷之臣總統心腹之師  
比徵河朔南檄嶺廣既且諸召募方士兵分道詔  
進協力勦除天子曰某之弟惟守臣各守尔土用相  
輔特角多輕陷敵曰某之弟以御史大夫御史督撫朕  
師曰某尔惟司馬其從視師節制諸將得專決  
以便宜從事將士不用命者論如軍法於是司馬

暨諸臣誓死一心仰體聖皇綏靖東南至意肅  
紀運籌若招其雄駘因以為媒戈諸海上越厥渠魁  
以次就縛乃遂縱兵掃之次其巢壘邀其歸艦  
覆之海中群醜盡殲焉露布以聞於是東南不  
從身民樂更生雖奪將士戮力廷奮克前乃克危危然  
皆受成廟謨若行天罰非徒兵力所能及也臣  
竊惟漢有鏡歌唐有皇雅皆用宣布武功昭示  
罔極而周平往方常武作頌考諸金石以為天子之  
功微臣謏陋雖愧漢唐諸臣乃聖王之鴻烈其  
過周宣遠矣勉竭愚思對揚盛美天謹拜手稽

首獻歌三曰

於赫聖皇天覆遐裔奉朝獻琛爰及日際  
島夷匪茹駉我東南踉蹌揮霍豕突狼貪乘  
潮出沒倏如颶舉焚蕩皮劉衣此士女聖皇曰咨  
尔下民罹茲毒螫曷啗以生皇赫斯怒乃奮一厥  
武乃命虎臣建牙開府恭承明命肅將天威仗  
鉞于征秉旄以麾吳楚材官闔廣拔戶咸擢以  
耒桓之趨先機制勝仗劍設奇謀戈梟獍餌  
引鱣鯢妖黨外搗迷魂內悟天網四張彼巢  
窟禽搜草薶復久艦不遠兵門越甸飽歌

而嬉海岱不揚言觀斯業民樂其生皇錫之福  
惠此南國遂荒大東式遵成筭將士何功小臣稽

首載歌江漢天子萬年河清海晏

皇明館課  
卷之十五

平倭頌

陳經邦

明之天子君此華夷萬國表庭四鄙以誌志懸神州孰  
我敢窺惟茲小醜自于天威倉皇踰張勢不及支朝  
議誓之厥策無施天子曰嘻吾民橫罹戡亂用武唯  
之何為文武群吏其亦予師元戎啓行不震不馳旌  
旂揚之騏驎中駉六軍盛氣如虓如龍王師至止于  
南陸島夷來抗一遇而披餘氛未淨神戈再麾武

夫奮先謀臣用奇如草爭薙如獸爭獮昔踪我郊遠  
之施王師臨之奔潰無遺首之跳踉舞劍不以戲王  
師臨之款路橫獸風日懸之滄海瀰之檣櫓齊列發鏡  
歌橫吹師之旋矣軍幕大亨士女聚觀于塗于巷  
自今我民此生如割我有父子可仰可倚我有田疇可  
耕可餉匪我之能天子遺我王師未來我其湯火天  
子一怒遂蕩萬靈風塵永息寰宇永清攘夷寧夏  
時惟天聲殷亮鬼方周捷蠻荆今我天子倭夷自是  
平殊風曠世誕美中興茫茫禹迹以莫不寧猗猗欽  
休哉天子聖神

南同上

平倭頌

有奇

李存文

我皇上握符御天統一寰宇薄海外罔不率俾  
是故九夷八蠻凡正朔所不加率皆稱臣納款以  
未貢於帝庭休哉固大同之世也惟是癸丑之  
春守臣失馭迺有島夷不共侵侮我中國而及劉  
我人民用為東南莫大之患當事聞之天子天子  
乃曰維朕奉天明命撫茲萬方蠢茲南夷輒敢  
肆厥馮陵汗我華夏朕心惻焉爾一二大臣尚  
幸揚廟謨其命文武兼濟若方叔召虎者得總  
朕師於是一寸督撫皆臣咸仰奉明詔日夜思

弱甚安撫大計以對揚天子休命以故兵威所及莫  
不竄伏震驚而中國之師祗若勝矣顧島夷  
性多變幻出沒靡常天討屢加鯨鯢未敢改我皇  
上乃益敷德格彼凶頑兼以群策效忠防守彌固  
由是比年以來海波日靜而桀黠不臣之寇一旦  
傾心降伏去叛志焉夫丕振皇靈用彰捷伐大舉  
也亦將徂征善道之廟筭大略也所至之民室王家  
胥慶大略也一舉而三善備焉昔為帝王之師信  
矣書曰明王慎德四夷咸望紀德也詩曰往方既  
同天子之功紀功也昔唐宗克平淮蔡詞臣韓

愈既以碑以頌其盛而柳宗元氏後為銘歌茲以被  
之管絃用彰德美天矧我皇上玄德親之尤高出萬  
古之上乎臣故不揣庸劣以為歌詩用以先以鴻猷  
用重久遠非敢過為誇耀亦使後有作者知當何  
有頌德頌功之臣焉其辭曰

大明御極四表之光揚山航海靡不來王春爾島夷擾  
亂天紀仇我大邦詔我鄰鄙我皇震怒之爰整六師  
之爰命龜將如熊如罴天子曰吹以兵非得已凡此東南  
皆我志子桓桓撫臣欽若明命志存安撫既戒既放躬  
行天討赫以明以變夷駭矣淮甸承平維彼王師有

若時兩兆民胥慶式歌且舞經筵告成于王天  
子曰俞往即尔帶是維帝德淮夷表同河清海晏我  
后之功凡此豐功及此明德宜勒鼎彝宜鈇金石我  
皇聖武履越周宣臣拜稽首天子万年

同上

平倭

闕名

臣聞天討有罪仁者之師無敵衣同夷犯華聖世  
之典必誅故淮夷負固一敷有甲戌之征繼世荆未威  
爰寧壯猷之將若乃高伐羗方克尚淹乎三歲  
周討獫狁至僅及於太原得無師徒之頓而深  
入之未遑乎恭惟我皇上神武丕振滅澤旁流六

冒帝晏澄群生暢豫偉哉順治威嚴之盛方行天下  
至于海表罔有不服者矣若爾倭夷敢行稱亂借  
險陽侯鼓威河伯拉我良民人焚我郊保鷓張抗弟  
車之臂假息效遊釜之鱗通以邊吏不戒上屋  
當宁我皇上赫然震怒爰命祖征廟誓定于  
九重天威凜于萬里將吏胥奮我伐用張竄竊內  
地者伏斧鉞之誅出沒海徼者就鯨鯢之戮一舉而  
即血其鋒未幾而遂蕩其穴譬諸鼓炎鑪熾鴻  
毛何幸之可當哉疆臣露布以捷上天子曰都島夷  
底卒惟天惟祖宗之靈其以元兇獻諸郊廟禱

四

玉巖堂

次啟功犒賚諸將士有差所在有司其將猶被兵之  
家于是中外臣庶咸仰我皇上神功武烈廓法驚  
服賁若草木兆民允殖詎訝忭臨以樂太平是  
惟皇之燁之震輝千古者已臣不敏追昔帝王武  
功告成且列雅頌祗禱金石傳示罔極矧茲聖  
武布昭寰宇倣賴可無贊以表至響之勳哉  
竊不自揆謹再拜稽首而獻頌曰

於皇極世運邁黃與兵威龍言雨廷奮化治雨露濡祚  
華金甌治調玉燭日月所照靡不砥厲海嶠小醜  
肆用不康窺隙竊發跋扈陸梁警我婦子擾

我澤國東南告以天疆有彘賊帝赫怒怒飭尔我  
兵疇敢犯吹往奔其吭師徒畢戒舟陸參伍未抗  
其途<sup>路</sup>過之路盡首究頑迪屢未靖悖天之誅恣  
厥島不獲我兵桓桓如貔志過亂略奮怒殄夷  
孰陸而掠斃我戈鉞孰舟而遁我則盡殲挽  
搶俄預氣祿永絕海波為舟載空其以皇靈震  
疊京觀崔嵬瀚海風恬雲布是馳姪時濶濶奔  
竄齋息今也潢池措諸社席始時所侵具斯沛雲  
擾今也嬉之祗歌醉飽為庶格七旬皇之匹其武商  
克三年我如時兩島夷既平邊鄙無從身守在四

夷夷化弘一統威彈無外功著不利天子萬年垂  
衣衣舞干 同上

南倭北虜

明興二百餘年以來海內承平靡有兵革之警天下士  
俗起家一經垂蛇廟堂潤色鴻書不多在文左武勢  
微迨昇寢以凡庶今上中興文經武緯振飭寰宇以  
照如日月威行如雷霆頃彊吏弗戒以致南倭北虜乘  
間竊發諸玩愒愒事者上既燭其情寘之法矣

皇明錦課卷十陳于陞  
擬武舉銘序

擬遼東殊捷恭上聖武頌 有序

黃輝

萬曆庚寅東虜証遼左天子赫怒大將軍梁應  
時大捷凱至舉告賀如禮賞賚有差於戲戎亦  
有心掩我不嚴廟算天造祇速靈誅豈云佳兵乃  
創野心用盡我蒸民嗇我蒸民程功周宣二雅為細  
臣誠不佞竊傳形容之義謹拜手稽首上所撰聖  
武頌一命

皇帝在位十有八載聲烈心貫靡不馳非獲彼狡  
狁累息角罽毛以矣林胡獨勝而睥 燕尾 林胡自心  
于東莖彼塞垣空有蹤嘔我西河認我不懽東人纂  
嚴形侯書一亨自皇咨尔梁尔祗予斧之爰歎之爰禡爰

究尔武藝行天誅匪予濟怒厲我和人憎及飾不肖  
熊下者梁躬啓前恒敦琢虎旅申區雷鼓張目為  
置植豎為種麻厥毒豨狼犬羊喙告梁曰毒逐靡  
舍尔力行枝徑霄如箕如翌如獵割鮮陰原自禘  
聲窮天地山摧海立執訊善街愷易載途駝喙崩  
剝繒音龍言僕姑仁不絕彙惠心尔沙幕弁之虜公紂  
神謀碣石清夷燕及芒屨惊雷鋒電收撻撻絕景  
樵落不閉天甘尔寢爰丹辰一助是以愚心臣仰企前  
徽躬逢聖節遂推演其意作為千秋金鏡箴歲謹  
拜手稽首以獻雖詞慙無他未敢擬風度于曲江

而義取緝熙聊以禪日新予帝治伏惟皇上超然  
遠覽穆然深思披嫩亞於目前繹興衰于掌上庶  
幾哉明符七曜德契玄冥鴻圖如日之升鶴筆與天  
長極而愚心臣芹曝之忠少酬其万一矣

箴曰

粵自陶唐羽書以鏡君子則之厥儀攸正曲江獻悃  
鑑取千秋箕率輯成銘達於宸旒以銅為鑑差惡不  
爽以人為鑑興亡指掌願治之世豈必唐邦願忠之  
佐豈必曲江孰為治世明齊往詰誰造危楫與愚心  
同轍帝執王猷洞及埃地彼昏不知喪其靈王筮金



科玉條有典有則彼矇不容墮其世德四寰好娶戴  
盈思康一垢未淨我視如傷殊方弁辯譯思輯熙微  
疢可乘似我豨賦奇珍寶玩喪志眩明捧盈持滿保  
我清予衛神夷施妖冶奪目被濯不容檢我返足庾  
盈廬美談念及祖利年不覩源流江河漏卮前州後夏  
空規伺叵測髮鬚眉畢照兇邪具格夷由韓自咸藉登  
明妍媸莫遁朝皆雋英勿謂予慧恣睢怒喜想古  
豁達虛中損已勿謂予斯察見淵魚相心古疏黠明  
戒有餘勿謂予威涓流變志想古畫一哀矜情得  
未未不設化狙不留物至而辨何事不刻好不奢飾

醜不可掩觸景皆真無倫邇遠獨觀昭曠澄潔  
奔源懸之靈府耀後光前清躬在躬群氛屏息  
宥密含輝虛室生白帝德罔愆昭格重玄壽考  
維祺天子萬年

皇明館課卷四十八

日本

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

注曰君行嚴配之禮則德教刑於四海之內諸侯各  
修其職來助祭也  
英 按此說非也君子務本立而  
道生本者愛親敬長之心也道者即上文三才章  
所謂陳之以德義先之以教讓道之以禮樂示之

以好惡也德教非徒善也豈一行嚴配之事而  
遠刑於四海乎朝覲會同所以行王政也豈惟是  
使之耒助祭乎若果有感於嚴父之孝而耒  
則後嗣世遠亦不耒矣豈以德服人之道乎。英  
按耒祭日本本祭上有助字

吳英經句說  
卷六

終

